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論著

治道一 治亂 教化

名治論

魯國先生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齒而親親太公治齊尚賢而尊尊自是以來謀謨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之治体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雜伯自名而晉人亦以道勝寬和為本今宋之為政久矣其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衆日夜講究治道以遊於世者亦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為言而問以當代治体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無得於此是以有慕於彼愚誠不自揆蓋嘗妄論之矣屢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

之治任人而　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為本
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為本而行之以人自古
法與人全是亦與人全非而人之患使智愚賢不肖至為淆混故任
法之世死其利亦死其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乱矣周時
公卿不過數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絶今之大臣更出
迭入遠者十餘年近者數月而已雖與累世輔弼之利亦
無妨賢專政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柄
悉委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鞭朴函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
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
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為高下以注籍為
先後揭闕于道應法得者之雖與為官擇人之利亦死好惡徇
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相推擇謂之鄉舉里選今又異於
此矣蓋自国初以來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糊名易
書猶考而明取之雖無出長入治之利亦無黨譽比周之害矣

其大略如此故周之極盛至刑措不用四十餘年蒙享文物之盛信有以絕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　國家受命百三十六十年間海内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効也昔者李勣為將無大勝亦無大敗薛万徹非大勝即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李衛為先然則今之所得多於成周亦明矣而于万徹然不足爭亂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　國朝規模處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　国朝亦復不知成康矣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恩怨以之其無心者漠然而已今者欲成康乎則必脫略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制而委之於繩墨之内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万徹之奇勝終不可冀然與其蹈万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也哉

原亂

徂徠先生

周衰而下亂世紛紛何為而亂始也原其来有由矣由亂古之制也夫天子君也諸侯臣也君南面臣北面而上下之制也故天

子貢欲去告朔餼而立朝諸侯於明堂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明諸侯之尊卑者明君不可偏於臣臣不可擬於君也周至夷王王室弱矣不敢自尊於諸侯而諸侯下堂而相見則君臣之禮失矣亂之也君臣之禮亂則朝覲之礼廢而諸侯不臣矣天下班至矣吁乱是以作古者什一而税故夏五十而貢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盖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周至衰微王道絶矣諸侯專征伐擅賦役兵車不息興作無時而用匱於是魯宣公於是始税畝成公於是始作丘甲則什一之制壞宣公成公壞之也什一之制壞則聚斂之名起而國日以削矣民日以貧矣吁乱是以作古者爲井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一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曰有定分賦有常出而民無乏至秦孝公專務富國强兵用商鞅壞井田制仟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則井田之制壞孝公廢之也井田之制壞而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禄不平矣吁乱是以作矣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三代不易之道也秦襄王太后出闈閾而臨朝男以女子而朝群臣則男女之職秦襄王乱之也男女之職乱則陰陽之序失陰陽之序失則日月逆行而天地反覆矣吁乱是以作古者封建諸侯藩屏王室天下治為諸侯守之天下乱為諸侯持之三代享国八九百年或四五百年由茲道也秦始皇既吞六国并諸侯思欲獨立天下乃罷封建置郡縣則封建之制秦始皇壞之也封建之制壞而天下微矣王室弱矣天子孤矣吁乱是以作古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后妃之數也秦漢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婕妤娙娥容華充衣昭儀之號凡四十等則后妃之數秦漢乱之也后妃之數乱則品秩雜而女色盛品秩雜則上下瀆矣女色盛則邦国殆矣吁亂是以作周礼闇者掌守王宮

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而已漢武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宦官始預政焉則宦官之權武帝啓之也宦官之權撓則巧邪入而佞倖進巧邪入則正人廢矣佞倖進則君政敗矣吁乱是以作夫君臣之禮乱則僭奪篡弑作矣什一之制亡則衆賦重斂行矣井田之制廢則豪強兼并興矣噫甚矣不封建也陳涉一唱而嬴秦亡乱男女也呂后專制而炎漢中否暱后妃也戚姬進倖而太子甚危飛燕寵而成帝致夭用宦官也恭顯用事而劉功大損曹張執政而劉氏終滅嗚呼秦漢而下乱敗繼踵皆由是也夫古聖人為之制所以治天下也亙萬世也而不可易易則亂矣後世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乱乎夫乱如是何為則乱可止也曰不反其始責其乱不正

亂原論

宛丘先生

國家之亂常在於違理寧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不懼焉

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以培蓰將使爲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也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釁矣然人主安之而不忌信之而不疑卒至於大亂而後已豈非天相之哉唐之高中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玩異類而胡猖猖狂身播國屯德宗輕於用兵瀆武不戒而叛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不明用狂妄欲求大功卒成甘露之禍凡百君子見本可以知末觀微可以知著陳靈之淫亂子產曰僑聞之如是者常有子禍子産豈他求之哉

備亂

汪溪先生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埶可見矣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擒猇剖而爲六國卒併于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爲之備諸侯一剗其根蘖而郡縣之遂使天下无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亂故高祖不由尺土聚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爲之備郡縣而

又裂其土地以封諸侯王盤踞過强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篡其隙遂盜有漢暨及光武之再開關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爲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尊用臺閣三公無權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豎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以董卓天下遂睽而爲三魏氏以閹豎亡漢也則又爲備閹豎痛抑之一歸其身閹之役閹豎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彊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彊臣之亡魏也則又爲之備彊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兒孺子皆付以大國彊臣則又不作而其末乃有宗族之禍朝而爲帝暮而爲囚屬五胡乘之遂荒中國瀰漫橫流以至于唐太宗乃煩究覽其失得而爲之備焉及其末世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爲帝大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爲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己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

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覬覦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邪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踰秦而不偪汲汲備其叛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人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變者邪

防患　定菴先生

物盛則衰天地陰陽之理也故羲經老子區區所言反復乎悉未有不在於此宣和七年余為館職見京師富貴之極毋切戒家人等斷酒肉甘淡薄常若處憂患是年東南郊兒女輩皆出望回鸞歸謂余曰今日可謂盛矣觀其人物繁多衣冠富盛真太平景象想未嘗於亂居常以為憂何也余應之曰此其所以亂也今天下郡縣皆空匱百姓憂苦邊境無備而都城之中君臣上下閭巷風俗奢僭若此豈有不亂者哉汝輩但思吾言日日念善諸事省節猶亂必不久矣月餘寇兵果來侵逼京城諸門不閉凡四十日王侯戚里公卿貴人奔迸于外流離道路或遭寇劫殺不聊生屋閭在內則旅累衆多雖得飲食不免飢困

唯余舉家平日奉養甚薄,其身以小米麵可給口腹,余又自知天子在此,義當共守,一有不虞,無過死耳,不足深慮,故闔門數口皆無慼慼之容,乃是預知禍變之來,故有以處之也。烏乎,盛衰存亡吉凶禍福,履乎形數,雖不可免,要當以理推之,在治思亂,居安慮危,不為驕奢淫佚,般樂怠傲,後所守自如,縱使處貧賤,經患難,亦不懾矣。今國家禍亂未已,而四方之人皆身罹塗炭,稍或無事,而縱恣如前,又況處安平無難之時乎?書此為世人之戒。

醫說

江溪先生

醫之說曰:攻其未病,為之醪醴湯液而不用者,上醫也;攻其始病,取之於皮膚而理之筋脈者,中醫也;病勢已成,傷其空竅而結於臟腑,乃為毒藥之齊,砭石之刺,艾焫之酷而後已者,下醫也。若岐伯之對黃帝,以持精神而御邪氣者,是攻其未病也;扁鵲之望桓侯而止曰之疾作,是攻其始病者也;華敷之夾膺肁而

易其疾是攻其已成者也則夫謀於其上者亦有以類乎醫者
狀迹其未亂而輔之者上治也亂既萌芽而折之者中治也亂
勢已成爛而不收苦言緩辭而后已者下治也堯舜之世左皋
陶而右夔契都俞相戒慫慫其世而無少亂猶岐伯之對黃帝持
精神而御邪氣也周公相成王擇善賢之士而左右開功之使
就於正道猶扁鵲之望桓侯而告其疾也漢唐之間君德大敝
而不可磨至於斷斷數牖車泥首叩墀而后聽者猶華敷之決膚
革而易其疾也然而治於未病者無顯功故岐伯之徒惟其說
之存治其始病者其用淺故扁鵲之跡少著焉治其已成者其
功大故華敷之決脈搜疾若有神怪焉則在堯舜之間無逆言
佩刺諾孔子曰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茲非上治乎周公之時
其訓也勤其戒也至書召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非中
治乎漢唐之君屈意佛心若去芽蘖之難其室塞而功見故有旌
諫臣責直言茲非下治乎較德則遠而稱取扶弊則一焉嗚呼

已亂而言之謂之下治尚其亂之可救也亂而不言謂閉口縮舌
雅唯而上下者無勞為下醫之所羞歟傳曰論病以及國吾因
醫之說而有感焉亦傳者之志而與作醫說

治具　　江溪先生

為治之具有化有教有政有刑如一氣之變萬物隨之以生以
死而不見巧者化也民生之愚不能自返從而率之於善道者
教也開其利害判其曲直一歸之於繩墨者政也猾強不制乃
為之斧鑿為之鞭笞以刻劃踣挫其肌膚支體者刑也是四者
天下之民所以仰而為治也是古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
以盡心也今夫朝廷之出一令建一事天下嘩然聚議其得失
而又逆知其後日之行與否是不可謂之能化也天下之民朝
而出夜暮而入息若山林之鳥獸散走不一不知其饑飽肥瘠
寒煖是不可謂之能教也強者鬭智者欺天下猾亂狙詐者百
出是不可謂之能政也其椎斧鐵鑿之用鞭笞之罰具於徒令者

吏習且謟而從事焉又未能盡心也郡縣之吏旦而坐高堂之上民之鬬毆盜賊欺詐殺人者日集于庭或誅或罰或咎遣之其能辨白黑敢捶擊縛束是皆章者已出露頭角號為能吏矣至於怯軟貪冗老昏而病廢則又有所不能焉當免而苟留竄而誅重輕之權或移于子弟猾吏豪民之手善民積冤而無所訴用刑之失猶如此又豈暇議政教之美乎夫天下之所寄者內則宰相也外則郡縣長吏也宰相佐天子講治乎內而郡縣長吏奉行之於外使天下靡靡焉入于善是宰相與郡縣長吏之職也今長吏臨治已如是是天下之無化也教政而獨有刑且未能盡心焉宜朝廷之患所以化之教之政之刑之本原擇賢長吏而保致之于民焉為治之術亦可謂有具矣

為政　　公是先生

善為政者使人自養而非養人也使人自治而非治人也務養人者不足於養而雖人務治人者不足於治而罔人曰然則如

之何使人自養而人自治也曰士農工賈者通功易事而相為役者也非相為賜也於是焉敏手疾力而任其事勞心竭慮而致其術既已足其父母妻子矣然後推而及於其族然後推而及於其鄉然後又推而及於其道路然後鰥寡孤獨殘疾者有憮此人之情也豈患不能養哉患不使之養也夫人之生也固宜然其死所守固難然其不可一是必有師友之教必有宗主之統師友宗主者非威人以刑者也要人以德習人以禮而已矣彼人自有師家自有宗故在上者得善民而教之得善民而教之故在上者不勞而治今夫嚴人所以自養者而尺其財所謂不足矣不足而後養之所以離人也今夫人不為師而家不為宗則廉恥不立而習俗不一所謂不治矣不治而後治之所以罔人也離人者罔人者危故聖王務人之所自養者而養人故不乏務人之所自治者而治人故不苛

政教先後論　諫議呂公

私曰教猶寒暑者謂寒暑違於常則歲功失矣教紊則失於早則人性乖矣語曰性相近習相遠故君子慎乎始習別以五常之教欲澄清於人性之初乎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則衆星拱之又禮曰政者正也又政猶蒲盧詩曰聖人之指歸觀當塗之政教若水火之濟用以輔車之相依政與教交相用理與亂無相遠何哉昔堯舜之教人以仁義故比屋可封桀紂為政以暴虐故比屋可誅夫黎民必以曆數之命大寶之位歸於至聖之君俾之設教為政以撫育黎元也故聖人夕惕若厲用天之道而為國之政然一人不可以獨理必以求賢而替之故堯舜欲教人之播殖則命后稷以稼穡之政以訓之天下之民由是服勤於農桑矣欲教人之知禮則命伯夷以典禮之政以化之故天下之肅恭於訓導矣申命后夔掌金石之樂臯陶司小大之刑左右翼明聖之君圓方得黎元之性故居堯之時民盡躋於仁壽矣斯則當至理之世无為之朝先於教而後於政矣洎湯革夏

之季世武王化有商之遺烈夫則以干戈威兇小則以鈇鉞殫亂雖應天以順人亦逆取而順守干戈爲三章之政鈐鈇鉞爲大理之政故天下畏罪而悛惡民心自亂而復理是則聖王之教猶寒暑也理民之政猶水火也水火有象而寒暑無形寒暑案可一蹴而有善求火不可終朝刃斯闕禮曰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覺者禮也禮防人之性抑人之亂皆於未然故不見德之日益必有時而成君子也若慢於禮而怠於教人心漸敗雖不見惡之日滋必有時而滅身也昔晉吾霸齊之一相也猶云感人之心若秋雲之生淒涼也悅人之性猶春景之致和樂也仲尼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皆行之本欲人之速於孝悌也是聖人深於教也春秋者懲惡而勸善亂臣賊子聞之而懼是聖人深於政也昔伊尹五就桀欲速於政與教也夫教之道非一塗而政之術有常檢非一塗者喻網罟之衆目必牢籠廣施而然後獲衆也夫常檢者若夫達之坦道必夷易而使人知

道也昔群盜弄兵于潢池之中龔遂單車去群盜散者以道教之也昔者五陵諸豪恣橫于宗邑而張敞以彩識獲盜而民畏者以政肅之也以是論之上自聖王而下治賢吏操政立教之本亦無先焉無後焉比乎左右乎轉於躬而適乎用必若窮至理而服確謹訓臨清靜之朝勞精於設教可也正澆漓之俗則專意於為政可也洪範曰強弗友剛克又曰燮友柔克教化先後所言可微

政論

編脩劉公貢文

由周以來至今數千歲矣聖王者旦之治如此其久也無聖人之興如此其難也百歲一易治十年一改法變而益猜下而彌酷繼而治者不亦難乎後王之所為善政前王之所不忍也何歟古之導民者敬也今而慢矣古之使民者忠也今而偽矣古之取民者廉也今而貪矣古之養民者儉也今而奢矣古之齊民者禮也今而刑矣風俗日偷教化日渝始者一之繼者十之傳

者百之來者千之後者万之遠遠乎百遠矣至百王之末承万世之敝能自完而至于千之者寡矣能至于百之者千五百年未之一有也故雖有賢達仁厚之君懷憂民之心牽於習俗迷於舊政盡心力而為之中道而止耳又況中智之君無臣之主因陋就寡欲民之及三代不亦難乎故曰後王之所謂善政前王之所不屑也不倍已乎然則王政於其不可復乎曰何為其然也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去其泰其明其好惡以身先之以持之日損月亦百姓自之而不知也化之而不非也至于易世至于百年王者之化善人之政覩矣

説化論

宛丘先生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於公卿百職事皆有位自治天下一國而至於一縣鄙一黨庠田野族黨皆有職郊廟社稷禮樂服器皆有官賞罰生殺斂散關闢皆有法循其位修其職治其具整其

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苟位備職修具分法完而天
下不治者何也昔者秦之初天子長尊百執事莫卑郡縣之勢
順而禁約之防甚密也至於二世天下之勢猶未改也而天下
土崩瓦解刑不可救豈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
之有四支心腹而其所以爲人不在是也夫人之所以爲人其
精神爲之主而支躰爲之物精神清明而後其身爲用如其神
眊然而蒙昏則其身雖完而不爲使至其神渙然去而不相
屬則偃然而已矣身豈足恃以固哉先王之治天下者列布官
師政教之具於四方而主在於吾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
而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龍衮黼黻大輅
鑾旂三揖而坐垂衣而拱手此不足恃以爲壯也挾弓超乘騁
目而視拋干而立此不足恃以爲武也燕私房闥之好溺僻安
褻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驕僭怯懦婦人女子之情不忘
而欲以威正四方譬之土偶人未有爲一偶人而動者也先王知

其然故備天下之政而王之於修身且夫裸裎恣肆於燕寢外
闇之目不見也中夜而醉乎平旦之人不聞也然先王不敢以
人之不見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愧焉故也夫
惟備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於有愧而天下始不信之矣是故先
王不敢自恣於賞罰之中誠吾身無愧乎吾心使吾朝夕振作
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無有毫髮間於吾誠故其龍
袞執圭大輅繁纓所也天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肅之心生
挾弓超乘瞋目撫干也天下望其旌纛見其羽旄而武怒之氣
作盡天下之所不可掩其實也實藏於內而人從於外莫之惑
而自然彼惟有其實而不誣也故位列於上而下仰之職修於
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能設而人則之庶官之法不能施而
人畏之其身安佚而其功日隆凡所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為
吾用是故賞罰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教修身治心以達
其意於政教謂之化且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必然

者其誰誠乎能涅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睍而射之沒矢飲
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跡夫射一也而中否異何也
所謂射之心不同故也政其教存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朝言
仁義夕講禮樂而天下紛爭益肆不為少止者是射石之矢也
豈復能有所動哉夫制刑者莫不欲天下之無犯也其舜垂衣
拱手於上而天下之人象刑而不犯張湯杜周持小慧細察以
刺取人之罪辜者豈其未嘗無也而犯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之
於使人遷善遠罪也宜緩於黥刖劓者矣然論其效必先堯
舜由此觀之政事果足以治天下哉

道化　　　侍御張公貞父

舜之時而有苗頑讒說則不善之至者也舜不誅之而在所教
不惟在所教可以望其為我之賓師焉夫天下於舜之人何嘗
無良心善性方其迷而不返越禮敗度誠若可惡及其一旦悔
悟其於為善必力至於可以為賓師不為過也天下之化有三

善人聞善而自化中人勸沮而可化惡人必有以感悟之而後
化自化者不資於人固無以加矣其次化中人不如化惡人中
人雖易化其化也亦若大過人惡人非聖人不能化其化也而
然而莫禦其向其惡究其豪傑之資而用之於道建天下之大事立
天下之大功豈庸常之人所能望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民之所以或為楊或為墨為名家為法家為游俠為寇賊姦
宄其罪雖有輕重其為道之辨而流於非僻其道一也聖人不
患天下有姦邪之人而患在我之道不足以合天下之散堯舜
三代之盛天下無異端者此也夫人各稟其材凡有是材皆有
是病聖人則開而成之然後得為天下全材而適於用天下各
治其道術凡以是得必以是失聖人則合而通之然後不以於
一方而適於中不然則天下之人皆異術矣是天下無一日而
無異端也孔子時門人弟子已不勝其散矣非得孔子調而一
之會而通之則子貢之辯必以縱橫名子路之勇必以游俠名

蒐之聚斂必以桑羊斷筭劢樊遲之農圃必以許行並耕老
師之莊必以清介名世之愚必以獨行名天以善而名天下之
所善以惡而名天下之所共惡要之事亡而名隨之者皆道之
敝而德之不全者也游孔門者且不敢口孟子武況夫上聖
人出人私其見我用其言其與可勝言哉楊子曰御得其道則
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御之者非謂
以術籠之吾足之道足以合天下之情而狙詐之人皆折而
為我所用者也昔者豎刁易牙開方在管仲之時則治管仲之
亡則亂洪恭石顯在宣帝之時則為用在元帝之時則為姦蠹
德彝裴矩在隋則為佞在唐太宗之朝則為忠人豈有不善哉
道合之雖小人可以為君子道不能合之雖君子亦或為小人
然則合天下之智力而以道御之真人君之極摯也秦皇漢雄
俊曹公殺名士英雄可不殺乎曹公雖言以道御智力其不以
道知之則感之矣

教以防其失論

洋德先生

天之生斯人皆可以為善也而有不善者蓋中性之動逐物於外而心術喪於內不知所以採治防制之道故也夫採治防御之道者蓋人所以成人之性而復之於中和也昔舜之命夔典樂以教冑子而告之曰直而温寛而栗剛而无虐簡而无傲釋者曰正直而温和寛洪而莊栗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善乎舜之所以命夔之所以教安国之論尤著矣凡曰養心治性之說皆外此矣夫惻隱之心而謂之仁人皆有也仁之失則徇愛而以獨羞惡之心而謂之義人皆有也義之失則多忍而寡恩辭讓之心而謂之礼人皆有也礼之失則畏懦而无立是非之心而謂之智人皆有也智之失則樂動而好訐譏擊之心而謂之信人皆有也信之失則拘溢而背理由是推之則正直者必失之蔽、則不温寛洪莊者必失之慢慢則不栗好剛者必失之虐務簡者必失之傲此人性之大敝發而不中其節也

豈有以操治防制之而復於中和矣聖人悟天理之易涉而謂
人欲之可禦也於是因樂以成人之性而著之教焉蓋樂者生
於人心之和而發於聲之金石可以養人善心而復於中和也
夫生於人心之和而用之以教化於人以養其善心而復於中
和則其感必速其職必深是以正聲一發而順氣旁應悖悍邪
僻之態不萌於外恬愉粹靜之本油然有得於內矣吾見其直
而溫柔寬而栗剛簡而不為虐敖也故曰廟焉而君臣上下
聽之則莫不和謹鄉焉而族黨閭里聽之則莫不和順家焉而
父子兄弟聽之則莫不和親者樂以教之防其失之謂也況夫
夔之韶舞之職而因之子弟焉有不率其性以歸於中和者故
二典而下其教存於經者則周官以中和祗庸孝友之德教國
子其道一本於樂抑可見虞舜周公之心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四

論著

治道三 禮樂

請復鄉飲禮論　　富春先生

孝悌立而人倫厚教化行而邦本固古先哲王知宇宙之廣不可家督而戶勸也故舉之以仁義知億兆之衆不可丁誨而口授也故示之以禮樂仁義禮樂不可斯須而知也故爲之節文制度徭動其耳目節文制度不可溥博而達也故因之親黨賓樂浹洽其肺腑蓋鄉飲酒之禮由是大而行於天下欲其親尊卑之叙而孝慈其父子見長幼之節而友恭其兄弟見賓主之儀而肅其宗族鄉里自鄉而舉邑自邑而舉都自都而舉國而達四海薰然而大和藹然而至治因此術也宗周既弱百王淩夷戰國驕兵咕嘿農戰秦酷法家燔詩書禮壞樂崩鄉飲隨廢黔首下民無措手足揖遜不見所自惟法令聲詩不聞所自惟

金誠由是風益薄俗益弊獄益繁禁益犯奸僞益熾寇竊益多
執事者其不思濬其源端其本復古興教亦以其迂惟曰今古有
異宜習不同愈苛其政愈峻其法以是大盜作兆人擾篡弒相繼
覆亡不暇其所從來者漸矣董皋正從曰漢洎唐漢以雜霸而不
行唐以因循而未復宜乎歉德於三代也向使民既乂時既平思
治道之根本勸孝悌若急征賦招前王之闕遺行教化若事鬪
拓土有遺恨乎今國家修廢禮隆古道郊丘之祀正矣藉田之
耕躬矣大學之教新矣東觀之書備矣惟此墜典未之聞行若
曰既富而後教之則天下已富矣若曰百年已後勝殘去殺則
兵銷已久矣誠宜亟命禮官舉故事頒下郡國行之鄉黨則巍
巍之盛自可駕唐凌漢抗衡乎三代矣昧者或引玉帛鐘鼓云
乎為難則將對曰鄉飲酒禮周公作之孔子述之彼以示君子
此以化中人已降非爾所及也

辨鄉飲論上　　　　　　　右丞胡公

智小而習近雷同乎因循之說而不知經常之所在若務為言以書於冊而曰古之人常為吾書之所說者使學者亦制於其畢之論而不求於至當之理以通疑古之人曰是其所為者貴若是是亦惑矣背者孔子之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或者不信孔子之言而謂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以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祀帝于郊而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斯亂也天下之理也嗚呼不務明天下之大分正天下之大義以通疑古人亦合傅會強解夫子之言以成就其私說是則漢儒之罪也周公制禮作樂自天子達於庶人禮服冠冕車輿宮室婚姻喪祭繼惡委曲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以就其自然之勢而成王親與周公相率而行之周旋揖遜於其間而天下無背發狡猾之民以成犯上之獄周公既死成王猶自立以君天下典禮法度皆在也成王守而行之以至于無事而稱太治之時人到于今歌頌而

不絕是豈不賢而能之哉成王賢耶豈顧廢典禮滅法度叛
周公之所爲以僥倖於魯國遂區區姑息之說以啟逆亂之原乎
人之生也久矣一治一乱非聖人者出而講治之則其類也豈
不殆哉於是爲之立君臣等上下明大分以定其去爲節文以
行其禮安天下偃然相因以爲安相接以爲歡大分謂之經節
文謂之制行經與制謂之君推經與制謂之道變經則王變制
則乱乱亡相屬天下不轉爲夷亦希矣故天子坐於其上諸侯
奔走於其下諸侯坐於其上而大夫奔走於國南面之勢略同
矣凡所以養自養矣養躬之具而不少畏焉則是釋獸於山而
縱禽於藪矣其爲勢也豈不決驟放逸而不可復制者哉故爲
天子者曰我君也而若臣我矣我且出令焉若行吾令謂之臣
我且制作焉若守吾制謂之臣我且立法焉若從吾法謂之
臣違令者爲犯變制者爲僭逆法者爲叛犯者吾其罰僭者吾
其殺叛者吾其滅指揮號令以告天下而諸侯大夫卿士庶人

莫不秩秩然欽仰拱手而畏服之夫以一人之身坐於其上而千萬人欽仰拱手畏服於其下豈必人人識其有德而可貴哉大分素明節文素定而其勢不得不然也成王雖賢猶君也周公雖聖人猶臣也周公未死也成王封之於魯曰若世世為周室輔又封太公於齊曰若世世為周室輔齊魯之封一也其於周公無與數焉周公死矣成王追而念之曰忠於王室莫如公勤勞於天下莫如公有功於孺子莫如公我其恩之亦我其寵之亦我其振撫其孤而恤之亦若天子禮樂祭祀庸人猶知其不可與孰謂成王與之哉

辨郊論中

右丞胡公

孔子於衰亂之中其言前世天子諸侯賢人哲士成功立德治亂安危可否之迹可謂詳矣其於聖賢事業可疑之際與群弟子問難對答判然明白以著於後世而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則無譏焉豈其孔子諱之或諱之非所以為孔子孔子之於

魯國哀定區區之間而是非尭舜以來數千百年之事事是則
謂之是事非則謂之非是非在彼孔子何與其私哉聞古之人
曰尭曰舜曰禹而孔子論之於尭曰大哉尭之為君也巍巍乎
唯天唯大唯尭則之於舜禹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
焉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禹吾無間然矣於文王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猶服事商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於武王曰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聖人之道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內不怍于心
推之不異乎古揆之不違乎今適異其時直異其事行異其言存異其迹
迹之是非如日月星誰能揜而增其明晦邪漢儒以是厚誣於
成王吾不得孔子之言而信之烏得厚誣成王之過也哉古之聖
人以天下之勢莫能相長而必有以長之者故天子長天下諸
侯長一國長者地大長之者地小以級而離之綱而維之龍骨強椎
鈞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要順柔伏而歸命於上
雖有梗猾驕傲之民而無所逞其欲故天子之地方千里不乎

里不足以制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
典籍王制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所云亦
若是虞夏商周不改也周官職方之制曰上公之地封疆方五
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由伯
子男以次而差降之則諸男之地猶得方乎百里二禮雜出於
漢儒其所去者乖戾訛謬無足考正不得孟子之言而據之吾
何以識其不然然而彼之書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地
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亦為方百里地非不足
也而儉於百里漢儒以謂成王封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摠
其實不然周之衰也諸侯之強者吞弱大者并小斥土廣地而
自為城国惡武王周公之典籍為害己也而皆去之孟子曰今
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焉漢儒雜採衰周土地之
數以厚誣於成王而不顧天下諸侯之千里者猶九國焉豈九
國者亦皆成王之賜歟以九國為非成王之賜耶則魯豈之七百

畢也烏足謂之多哉魯於是時比諸侯為最弱不至乎千里亦欷然微地之數猶若此則魯之郊禘其文可以信漢儒之言耶宋人有以千金約士子者曰与而百金能資以為生此父百年而後世其子有棄時轉徙散所聚財而至万金者有拱手坐耗而短拙不被其身者越人一旦而視之曰而翁奚不均哉均是子也而若獨万金何耶是之謂喉今而不古不揣本而齊之末者也

辨郊論下

右丞胡公

魯之郊禘非成王之賜耶是耶非耶後世焉得而行耶吾以為閔公始禘之也僖公始郊之也何以知其然耶前乎閔僖十有六君焉求乎郊禘無有也後乎閔僖十有六君焉或禘或郊有時而見乎經見乎經者吾得以考而知之不見乎經者非吾可得而知之也閔二年而吾禘于莊公前乎此而魯未嘗禘也吾是以知閔公始禘也僖三十一年而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前乎此而魯未嘗郊也吾是以

知僖公之始郊也然則郊禘天下之禮也非臣下之可用閔僖魯國之君以諸侯爲最弱非成王命之以祀周公孰敢遽然自僭以抗天子之禮而獨立於諸侯之間哉蓋周之衰而諸侯僭亂也其勢若决水潰隄敗壞四裂而不可禁其始衰也天子孤弱而不能以自專陪臣執國命而與聞天子之政矣孔子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夫天子以季氏之庭而用八佾之舞當是之時獨責而不爲怪則閔公之用禘僖公之用郊又何足以駭時人之耳目而不能獨立於諸侯之間哉首而加乎冠足而踐乎履覆背以衣圍下以裳舉世之人誰不知其如此耶有人焉於此藉足以冠冒首以履顛倒衣裳而出者則人皆指目而驚之甚則傳言相驚以爲人妖而物怪者世固有人君臣是而人不以妖且怪者蓋世之爲此者多耳目習以爲常而不足怪也予讀詩之魯頌抑又知僖公之始郊而成王未之賜也王道之於天下天下之人舉欣欣然而喜曰非吾君也其孰

能使我至乎此其安也者則歌歌之所以為頌也王道之不行於天下天下之人舉嗷嗷而怨曰非吾君也其何使我至于此其毒也怨則刺刺之所以為變也彼猶頌我耶非有求於彼而彼固頌我也彼猶刺我耶我自禁而止之固不能弭人之刺我也是王政不行而諸侯無風者王政之不行於天下也魯諸侯也季孫行父請命乎周而史克作為頌則魯公之志亦可知矣豈其頌者亦成王之賜者耶閟宮之頌述成王之言曰王曰叔父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至其詠郊祀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有福汝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舞洋洋孝孫有慶以是益知僖公始郊而成王未之賜也[illegible]者曰周公之功人臣所不能為者也禘郊之祭人臣所不可用者也以人臣所不可用之礼樂以報人臣所不能為之功夫猶

不可哉謂周公之功為人臣所不能耶則非勉人之道也後世卒無成王周公之時故有斯時也其卒無能為周公之所為者歟有能為周公之所為者歟其卒以天子之禮樂錫之歟功如周公德如周公繼世之子孫復如周公其不驕而吝也斯可矣不幸有周公之功而德不足以自將者無乃以是啓僭亂之心歟魯大夫有老而託其子於家臣比其沒也家臣卒相其子以至於壯大而不隕其家聲其子以家臣之有功於我也奚不事之狀貌報之以財賄焉用葬而僭大夫之禮也歟古之人之於禮也既已為之等殺明白上下而使之不相瀆亂矣猶於可嫌之際復表而出之懼其不嫌而至于亂故叔不服嫂所以教民遠嫌也又况君臣之際有可嫌者乎復推而言之歟

明堂原論　學士孫公巨源

古之言明堂者一而已矣不曰布政之宮乎不曰聽朔之堂乎不曰朝諸侯之地乎不曰饗上帝之所乎不曰祀文王之廟乎愚

謂明堂者有五而說之之方者有二焉國中之明堂一方岳之明堂
四是有五也國中方岳說之名異是有二也國中明堂則饗上
帝之所祀文王之廟君布政聽朔朝諸侯有所而爲之者也方
岳明堂則布政之宮也諸侯之地祭一方上帝之所也若聽朔
祀文王則非所宜者也何謂國中之明堂則見乎孝經者也經
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后
稷文王之功之德皆配天者也嘗考郊者也后稷郊矣文王可
復郊乎后稷配天矣文王可復配天乎故祀文明堂所以避后
稷也配之五帝所以避配天也五帝者五行之尊神也所以佐
天地生而成者也帝者神之尊稱而已不必乎上天之神而後
謂之帝也祭天於郊可也祭五帝復於郊可乎不可也故明堂
而祭焉郊者以天而設也配而祭者必后稷也明堂者以五帝
而設也配而祭者必文王也周公之所明堂者止乎祭五帝而
已及周公居攝避周之朝廷而弗敢褻於是乎即明堂而布政

焉朝諸侯焉思文王不可以配郊於是乎助明堂而崇祀焉配五帝焉後儒不探其本有曰布政者有曰聽朔者有曰朝諸侯者有曰饗上帝者有曰祀文王者混淪無別莫之能究愚故曰国中之明堂饗上帝之所也文王之廟也若布政聽朔朝諸侯則有時而爲之者也何謂方岳之明堂則見乎孟子孟子者也齊宣王問於孟子曰吾欲毀明堂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周家泰山之明堂在齊者也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王至方岳之下而息焉非有宮有室則何以合諸侯乎何以頒政令乎何以告祭一方之神乎何以安万乘之衆乎故四岳之下皆有明堂合諸侯於是頒政令於是祭一方之神於是安万乘之衆於是舉一隅則衡也常也華也可得而知矣愚故曰方岳明堂則布政之宮朝諸侯之地也祭一方上帝之所也若聽朔祀文王則非所宜者

或曰然則國中明堂非所以布政歟非所以聽朔乎非所以朝諸侯乎果如子之論棄先儒之說何對曰古之天子有外朝有中朝有內朝有燕朝有宗廟布政可也聽朔可也朝諸侯可也安在乎遠適明堂也先儒謂明堂在國之陽七里之內三里之外則亦遠矣以万乘之尊而旦旦暮暮往來奔走乎七里之堂則万機之繁何以周乎一人之身無乃勞乎先儒又以謂明堂聽朔月月而移一室焉此又迂僻不經無足援據者也是説呂令失之也呂令言明堂五方五廟惡有取焉言天子月月而移一室惡先取焉或曰孝經之文止乎上帝先儒謂上帝天也天亦上帝也異文而已耳今子謂之五帝何也對曰天至尊也至貴也郊而祭可也廟而祭不可也是以知明堂之祭非天也五帝也或曰經言上帝而子五之何所明而五之也對曰既非天帝則必五方之帝也以呂令言之則有青陽焉有明堂焉有大室焉有總章焉有元堂焉豈非五方五帝而五室乎或曰文王一

神配五帝何也對曰祭祀之法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
無主不止配者主也蓋五帝如賓文王如主耳一神而配五不
亦可乎或曰先儒謂古者巡狩至乎方岳之下為明壇以祭天
一方諸侯於是乎見之安後明堂而可乎對曰壇以祭天可也
諸侯因而從祭可也堂所謂祭一方之帝也所以合諸侯也所以頒
政令也由是言之則壇設於外堂設於內堂為壇分焉而並之
者何也愚以孟子之書度之不疑以人情度之亦不疑合一不疑
為書以示于後庶乎其可也或曰先儒之說未有一言如子者
何也曰先儒之言也俄而之經也俄而之雜也愚之說一乎經
而已矣孟子經之比也苟孟子弟之信而亦雜信乎孝乎漢而
下唐而上不知其幾堂也不知其幾說也昧昧乎日月之有光
而昏蔽之也今而後廓然也後之王者得愚說而從之庶幾
其無惑也

或曰封禪者何礼也曷為後世紛紛言之者多而行者亦不絕乎
封曰封禪者巡狩之一端耳或曰封禪封禪也巡狩巡狩也先
儒未嘗合而行之予謂一端可乎封曰古者天子莫不有巡狩
焉巡狩者巡所守也天子為上帝守其天下諸侯為天子守其
土守土之君有賢者有愚者有治者有乱者天子不能徧知故
五載而一巡之黜愚而乱者天黜之也奉天之罰也升一賢
而治者天升之也行天之賞也奉天之賞行天之罰安可弗告
之天乎新已告於天安可弗告之地乎故東之賞罰即東山而
告焉西之賞罰即西山而告焉南之賞罰即南山而告焉北之
賞罰即北山而告焉中之賞罰即中山而告焉告於天必祭祭天
必壇所謂封者壇之謂也蓋封土而為壇也告於地必祭祭地必
墠所謂禪者墠之謂也蓋除地而為墠也天高故壇而祭之稱
其高也地卑故墠而祭之因其卑也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因名山升中于天封禪之名蓋出乎此而乱之者也是以謂之

一端也或曰是矣吾自古受命之君莫不封禪而史吾所記十有二家然多以泰山封梁甫禪者何也封曰古者巡狩自東方始四岳之尊莫尚乎泰山泰山者四時之巡莫盛乎東方者則必祭天地安得不舉東而言舉乎東則三隅可以類而曉也後之儒者邦从其禮而巡狩封禪離而為二以失其眞至於秦之瀆漢之後所弗忍聞也矣

封禪原下　　同前

或曰然則封禪可為歟對曰因巡狩而為之經也捨巡狩而為之非經也經可為也非經不可為也或曰先儒謂王者受命致治平之功必封禪以告乎天地然後刻乎若紀乎號盡一王之盛禮也如子之說有巡狩遂無封禪也然則治平之功安所告對曰果謂治平之功必告乎天地則圜丘方澤皆可告也烏在乎遠之泰山也果謂王者受之號必刻而紀則澤被乎生民功參乎天地亦時有詠歌於後有冊書鏗乎若金石之音爛呼若日

月之先丹東泝至齊敕許生皆可刻也皆可紀也烏在乎一泰山而已也或曰然則諸儒之言何其盛歟曰諸儒之言皆夷吾啟之也使封禪而自爲一禮如此之盛則六經中曷無一言及之乎然則言五載巡狩而不言封禪者書也言巡狩時邁而不言封禪者詩也言十有二歲王巡狩而不言封禪者周官也言巡狩升中而不言封禪者戴記也噫封禪之說失自管夷吾始也述其本而大其禮又引符瑞以神之使萬世遵法蕩然無救者司馬相如也爲之書以實之且曰毋世之降則封禪答焉者太史遷也六經本無封禪而訓傳之際蔓延其說使諸儒汎波詞瀾日浸而廣者鄭康成也止識其費而不究其本使後之學者猶以封禪自爲一禮者文中子也嗟乎遷康成博儒也文中子大賢也猶論誤若是況僭逢者乎

封禪論　浮休居士

禮有失有得惟其設於人之所欲者故雖曰非先王之禮然

出豈決能信而不爲邪此所以雖智慧有力者難破而卒大奸
名者繼行也天子不巡狩而有封禪諸侯不述職而有郡守夫
巡狩者天子豈不欲行之邪顧三代而下勢不可行之爾惟是
封禪之說以謂王者功成治具視天下之丕平盛美之如此舉
先王之盛典將備可興而形象之者故爲是封禪之說大略
以謂太平之至王者不敢已有而將推德于天也然爲是推德
于天之說流所以有已也故爲國家者去俚爾太平爲是封禪
之禮而推德于天人君之所欲故後世夸大好名者深慕而樂
行之也王通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
乎此王通所以見邁古人漢之諸儒皆不及也古者天子五載
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故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柴望秩于山川見東方之諸侯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故以其巡狩而至于方岳之下必因行告至之礼而祀天秩神
以其諸侯之來朝也因賞有功而黜不職者故孟子亦曰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
者述所職也迨夫既周之衰諸侯將立而君臣道絕歷春秋至
秦之初數百年間天下分合無定至始皇復統而爲一於是罷
侯置守然視天下以爲翕然歸己也將無以稱其德逞其志又
當時之博士諸儒一說不合則畏秦之誅己也遂說曰上至于
黃帝禹成王七十二君皆當封泰山禪梁甫彼始皇既抑天下
翕然歸己之勢又上得侔與黃帝禹成王所謂七十二君者局德
而列于無窮不朽之地其心宜如何哉故自秦而下代有襲學
者皆所謂樂得其欲者也可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以
爲封禪唐太宗既平突厥年穀屢登群臣請封太山始頗非之
而詔顏師古等采定儀注東至洛陽以彗星見乃止韓愈在
潮欲求內徙遂以封禪說導憲宗夫以太宗之賢韓愈之高名
好善猶不能持始終之志然所謂功成不自有與夫既窮而不
悶者其難莫固偉哉

述享論

河南先生

宗廟世數先儒論之甚詳歷朝頗以七世爲允此不復議然郡國建廟及陵寢之制可得繫聚自漢世郡國始立祖宗廟及從成孫議增建原廟則京師祖廟有二若夫陵寢之制則因秦氏而侵廣之（古不墓祭秦皇起寢墓側漢因之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上飯後漢以正月車駕上原陵如元會儀）獨顯宗遺制毋起廟屋故張酺稱之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魏武高陵依漢立寢殿黃初三年詔罷之以從先帝儉德之志自是園邑寢殿遂絕）唐氏陵寢頗循漢制（永徽二年制獻陵三年之後朔望上食昭陵依獻陵故事）唯景龍世特豐昵廟（景龍二年博士以諸陵日祭非古詔乾陵朔望進奠獻二陵每日一祭御史進正閣式春秋仲月遣使巡陵武后勅每季月并節忌日遣使諸陵起居勅乾陵冬至寒食遣以依忌日遣內侍諸陵進正閣式）至於西都行宗並建太室（有唐宗設兩京太廟因而設享自後議者紛紛番大旨三一日以存其廟特享之日以恪官□□一日遣皆主而不祭皇帝時巡則就享三日存廟塞主寓式家辛月飾群東東京師奉廟之主以往謀不及而罷）今舉漢唐之迹考其制度大率主於隆而不主於殺也豈非篤孝思之意廣親親之恩乎然觀夫先王之致孝也極乎配天盛乎禘祫致

精明之德躬祼獻之禮重之寶之盡夫至誠而已若乃盛目孫於國殷姿時享於下國雖美物備致而至誠不篤与夫周須所稱不其異哉

名分論

浮休居士

君臣上下是謂名分究而言之易所謂天尊地卑天地設位自然之躰也名者依德而生其在人若實若虛分者隨量而給其在人若有若無不可多取不可寡焉好與禍福相倚伏如有物陰為之主宰者然獨古聖賢能參而變之後世之君子鮮能備也求福則遭辱求益則遭孼聖人自卑故人尊之衆人自尊故人卑之苟欲趣而受之孚有不蹶者矣是以聖人尤戒之有心哉顧萬物皆備於我欲掩前人之功建來者法俾制作法度皆自我出則仲尼之文章可知也猶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周公之制作可知也而孔子猶欲從先進由是知有國家者與其好大孰若不矜與其多事孰若保常不矜之名亦榮孫

帝之分常安

正名論上

泰山先生

正名者，傳嗣立嫡之謂也。為國之道莫大於傳嗣，傳嗣之道莫大於立嫡，所以防僭亂而杜篡奪也。用能尊統傳緒，承承而不絕。故子路問於孔子曰：衛侯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以靈公無道，不能先正厥嗣以靖其國，亦使蒯聵、公子爭立以亂於衛，故對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謂諸此也。何以明諸？案春秋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出奔宋者，蒯聵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也。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靈公既死，蒯聵為輒所拒，不得入衛也。且蒯聵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靈公固宜即而廢之，擇其次當立者以定嗣子之位也。靈公不能先定嗣子之位，故使公子郢得立輒于後，以亂于衛。夫蒯聵

者靈公之子也輒者蒯聵之子也輒既立則蒯聵無以立矣蒯聵無以立則必反而爭其國既反而爭其國則輒必拒之輒既拒之是弃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也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彼則弃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人理滅矣是故蒯聵出奔宋納于戚春秋皆正其世子之名而書之者惡靈公而不與輒也惡靈公者惡其不能正厥嗣以靖其國不與輒者不與其爲人子而拒其父也或曰若蒯聵者獨無罪乎曰蒯聵則殺母之罪當絕反而爭其國是爲與國故經書納焉納者與辭也孰謂蒯聵獨無罪哉然則蒯聵之與國輒之拒父皆靈公爲之也皆靈公爲之者靈公生不能治其室死不能正其嗣也故春秋參譏之此乃聖人正君臣明父子救昏亂厚人倫之深旨也而世之說者以爲正百事之名者失之遠矣

春秋既正蒯聵世子之名而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傳之俱無一
言假經稱世子之義夫傳所以解經也傳而不解安用傳為推
以正既正穀梁曰衛靈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
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之世子也稱蒯聵為世子則靈
公不命輒審矣此不猶之喻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
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
邪遇謂蒯聵稱世子之義傳既失之既亦未為得也且蒯聵有
殺母之罪不當絕當絕則不得為衛故經稱納衛世子納者篡辭
也此則蒯聵還亦書篡非獨齊世子還而書篡也夫蒯聵猶稱
曩日之世子者乃孔子正其名而書之爾非為靈公不命輒而
書之也既安得謂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哉又忽
稱世子者與蒯聵異矣觀鄭忽之出奔也非得罪而見逐也蓋
以莊公既卒鄭忽當嗣為宋人執祭仲以立突篡而失國也況
乎突之篡忽者以弟也輒之拒蒯聵者以子也是故忽之出奔

也書曰鄭忽出奔衛去世子者譏不能制其弟突以失国也及
于還也書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世子者善其能反正于鄭也
若蒯聵則不然蒯聵之出奔也書曰衛世子蒯聵于戚出奔與
納蒯聵稱世子者明蒯聵立嫡當嗣輒不得拒也由是言之則照
安得引鄭世子忽以解蒯聵稱世子之義哉則知世之說者不能
辨傳嗣立嫡之道者由三傳失之於前說者惑之於後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四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

論著

治道四禮樂

禮論一　宛丘先生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生於貴賤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為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于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於西南而主人親酬之初不敢酬賓宗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為賓君與旅于賓及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於賓至於不

敢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衆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
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為衆人
之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
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
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為人主而大夫為之
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
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于心
待禮而後見于外而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于
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
裁之于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一者未見其二而可行也夫鄉
飲酒之禮主人坐于東南而坐賓於西北主人處仁而賓執義
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為賓者衆之所
尊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
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于長

有奉令承順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爲取出令焉主夫務衆共令而其道主敬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坐於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爲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爲礼其外節之數術御之節爲已詳矣然至于宗廟朝廷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爲其者有衛也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將事其大必習其小將爲其難必爲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射安而不悖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爲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諸朝覲修會盟勤其職貢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爲節而主於循法度士以采繁爲節而主於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于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爲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

嘗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止于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禘論二

宛丘先生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謂禘者祭之一名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也何也無乃起於貴賤之不明歟親疏之不備歟器用之無制歟衣食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叙歟五者皆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疏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叙蓋已並立而修飾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逮于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

丘而達于七祀均爲禮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祭自禘祫而
達於時禴均爲祭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
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饗帝也有君臣之
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饗水陸之産皆可薦者莫不
咸在而爲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饗帝則三獻爓一獻
熟因地以爲之丘陶匏以象其性元酒以饗大輅以載大裘以
服此莫就於略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饗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
見故尊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責也故合禮然後献俯仰進退於
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饗帝之
所以最於略於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
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去於和而無事於簡去於慾而不
嫌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反疑於重要壽尊尊之
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豊故饗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
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而宗人授事

以嘗尸之餘君與卿餕之卿之餘大夫餕之大夫之餘士餕之
而後煇胞翟閽無不霑溥其餕焉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
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
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燔事也行之於君勤至矣
後也而從之於夫人見而終乎其稱旨以樂皇尸而不媟於
畢善其始也齋戒謹絜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
也尸飲酢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觀變之所由篤也事
帝之器不陳于廟事死之禮不見于郊尊之用犧象也罍之用
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圭瓚大圭也薦之用籩豆也歌
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于廷而四夷之樂陳于門此器用
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袞以祀宗廟玄端以朝日皮弁以視
朝自天子至于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器之不法不敢
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宮擇其容體
中其礼其節宜其樂而中多者乃得与於祭而否者不与焉矣

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無形也而有待以見于外射者君子之所以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与於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於礼而礼藏於器不知礼不足与言道不知器不足与言礼者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礼明乎器達乎礼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君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袍翔旋揖於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宛丘先生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重於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於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而秋者万物之既成而

於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於陰陽而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陽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歟然則春之初也冬之餘也而政不齒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勾者始舊萌者始達而秋東作之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衆物未備而民方趨於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嚴民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斂而成之者既收塞向墐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禦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其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於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嚴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烝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出其謹之如此此所謂聖筆之節也夫物之於春也始生而於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既盛則備於初生而已窮則嚴於始成故禘者嘗也方物盛多

之際也万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爲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齊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有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礿也而殷祫也爲夫物之未成而礼不備故也礼不備則不敢用祫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嗇也以謂無物可稱而不敢近於褻是亦誠之盡而已矣所謂烝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變其成而陰猶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未至於盛礿之於春也則陽万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謹而不敢易之於嘗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祫禘祫嘗

祫烝諸侯嘗祫烝祫何也夫祫喪畢之祭也而礿禘烝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宛丘先生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于國之子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事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度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說七曰偵賓八曰釋奠於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止於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均者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賢

於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取於有虞
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於東序者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
方也此其比于二代之學其事為最貴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
習礼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
於虞故讀書於上庠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於周為最近
故習礼於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遠則制略制
略則事畢蓋所謂郊人者既遠之在郊矣故不得與於上庠瞽
宗東序之事然猶至于天子飲酒于成均然後始得酌于一尊
此不云時遠而制略制略而事畢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
習有常業者其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
六曰誦七曰弦八曰礼九曰書所謂學干者小學正主之而大
胥贊之而大樂正授數焉至於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贊
之至于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贊之無助何也蓋舞羽近於學
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

知学籥之官是亦学籥師学籥師丞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於
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於学
者学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於春夏者四有通而習
之者干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弦是也施于秋冬者四
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習之者秋學礼冬讀書是也
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習
之誦与弦均為聲也而誦者人聲而弦資於器人聲者先王之
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者万物數竄形斂而辦伏之時
也羽舞者主於振作而吹籥者羽聲而已故於秋冬習之秋習
礼而冬讀書均為事也而習礼者俯仰折旋勞于外而後能習
於冬則寒而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
使之讀書焉安于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而不困久焉而不墮
者用此道也蓋所謂其習有常事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
十有三曰大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

正曰大胥曰小胥曰執禮者曰典禮者曰籥師曰籥師丞所謂太傅以德尚夫師与保四者以道德爲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來以教率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之言以告之故曰審喻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諸德備也則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三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以德治者其官逸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皆二席可以問則大司成主學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有樂王成語說合語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則大司成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与養老乞言合語之礼而詔之于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于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干則大胥贊之盖輔小樂正之事而爲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敲南盖其職已畢矣主節奏樂而已所謂執礼者典書者籥師与其丞其職雖不備見然考

其事則皆供職效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於先聖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於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于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莫不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尊也釋奠於先老示已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釁器而後釋菜示學成而不敢尊也習而後行禮也小樂正合語為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為未足故乞言于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道也

禮以養人為本論　東坡先生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情之

所安而有節者今皆礼也則是礼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无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為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為礼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為礼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為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斈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礼廢而不脩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礼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礼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礼樂

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况且以為樂非褻
而新育代作律謝卑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礼獨何難歟夫法
者末也又加以係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礼者本也又加以
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
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
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无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悍藥毒石
以搏去其疾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烏乎王者得斯說而
通之礼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禮以養人為本論　潁濱先生

君子之為政權其輕重而審其大小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
為天下之大善焉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顧也立天下之大善
而以小有不合而止則是天下无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建也
自周之亡其父子君臣冠昏喪祭之礼日以淪廢至於漢且賢
君名臣比比而出皆知礼之足以為治也然皆拱手相視而莫

敢措非以禮爲不善也以爲不可復也是亦自輕而已故元成之閒劉向上書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於殺傷然有司請定法令筆則筆削則削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而爲是者則亦有故律令起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改後世之刑而不敢改先王之禮是亦畏聖人太過之弊也記曰禮之所生生於義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則亦可至於潯之而不敢邪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正也昏禮所以養人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之孝而爲之節也葬禮所以養人之終而塞其悲也祭禮所以養人之終而接之於無窮也賓客之禮所以養人之交而慎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教之以孝悌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後可以生也今皆廢而不立是以天下之人皇皇無所折衷求其所以而不得則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斷其禮私意既行故天下之無撿者奢者極其奢

以傷其生儉者極其儉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匱而飢寒作飢寒作而盜賊起盜賊起而民之所恃以為養者皆失而不可得雖日開倉廩發府庫以贍百姓猶不可得而養也故古之聖人不用財不施惠立禮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自得於閭閻之中而無所匱乏此所謂知本者也

禮義論上

賢節先生

天下之治無他道貴適時之務民之急也避出所利於濟民者古常其本乎何則禮運之篇獨明禮義之旨因及其與從而為之說夫仁主於施義主於斷禮有形於外施尚乎博而患乎小則廣其化也斷取其宜而防其不宜則立之法也財貴別而患其肩則束以制也是則基本乎仁而禮義為之用焉古之明王能尊其本者未有捨其用而措之於此以為治之要也大凡天地默斡二氣涵育動植故日月臨照星宿運移風雨動潤春夏各存養溜周乎四藏戢閉而萬彙動植忘以天列醉之惠訊化之至矣然湯

人循環其化假陰以成之故雷霆之震發雪霜之肅殺秋冬之斂藏寒暑之推移而歲功成矣其於覆載之間小大之衰盛而遂其終焉有而遂於無焉天地仁義之理備矣且仁之所行者所本也其禮之行也將本於盡太一之元混然全其質也天地既判尊卑顯其體也而列於鬼神而高下小大之類各得其分矣聖人觀天地之變極其理而以傳其用故仁廣其愛而物遂其化天地同其和矣動以制其斷然示天下之義天地同其宜矣審法立制壹齊乎天下之禮域以定分而理安其財天地同其節矣然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之紀衣服飲食之利喜怒哀樂之感於人道之至也夫三者之用皆所以養而始終之然後適諸皇極然而四海之衆翕然自彰非恕己欲而行事則履其不逆也故親於親子於子非獨己也天下之謂矣貨不患於畜而患不濟於人力不惡其施而患不出其身舉是三推之千萬而行則斯達矣故曰治乎禪而遯其小是以人

道之立也貴親乎仁矣然衆得其施下得其惠不可使縱欲遂好而無所止故成之以宜也使之和而別於恭愛而著於畏慕天陵夷之患失矣若欲者縱而不返貪者求而不止狎乱頹溺者極而不悟則廣斷之用而刑以威之然後宜得其所謂宜也故曰防其不宜則立法焉是以人道之立也相須乎義矣前所法人道之至者務乎十義七情言之玆惟人之哀乎治得其列順之所與治失其序乱之所基也聖人以是循其性因其理法天地爲君臣以主而治之逐其踈密隆殺之辨使孝慈忠信之本篤乎內尊降防約之礼節乎外是故飲食有小大之度居處有高下之別爵祿授而不僭賦斂取而不過朝會尊而不傲宴饗親而不褻祭祀恭而不懈兵甲威而不虐昏姻貴嗣而尊謹葬埋以經而節哀其爲教則斯至矣故曰尊貴別而患其同則求以制焉以是人道之立也相別乎礼矣故始於仁而義處以行焉發於義而礼隆以成焉是皆相須其述而義之用濟民之

急者是以聖人獨言而切著之也然三者故曰貴適時濟民之
急也

禮義論下

賢鄧先生

夫適時之用所以異者有教化万變之殊而趨乎一致矣當堯
舜之時大道之行於天下為公厥民之性淳朴而質得其施而
自足爭利欲之心不萌矣是之謂大同然孔子言堯舜其猶病
諸者非謂至聖之性淳民之時而不能行蓋以異後世之變民
欲之務行施之道鮮矣亦以激後之人君勠力而為也及大道
既隱天下為家或得之厚或行之薄其為治之難矣故孟子曰
堯舜性之三王身之且聖人之性一也豈有異乎蓋時與民之
殊也二帝之世民性漸漓故躬親而行尚有厚薄之異也然
性之既泊欲之既蔽是以節民欲而急時用者莫若禮焉禮
之為教則於家於國豈斯須而去哉是謂辨別於分而有所節
矣故曰禮義以為紀誠急於用也夫形於用非為之制度孰能

節於外哉是以三代之際或損或益皆以歐民欲而防其侈也
民欲節縱則嚴斷之用隆刑之為以剔其彊梗貪暴者因刑而
後革則以政而正焉洎周室衰礼失刑濫政亡不復上乱其紀
下絶其紐君臣僭偪無所別焉以至乎滅天常乱天倫咸有焉
故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国事之善惡家治之得失聖師
則從礼經而褒貶之誠謂礼節於外尚不能遵是而行况語之仁
乎下及後世雖亦葺革不一惟漢与唐有濟民救時之治隨世上
下而更為制度也然而或損或益威儀無所究朝興而夕革之
者衆矣孰可復礼之本歟孰可語仁之道歟或曰子之謂礼本
不可復是教人多詐乎仁道不可復是教君不仁乎答曰礼本
之所復在乎飲食約而不豊居處儉而不隆賓御節其所貴
則思斂民之難舜者省其所用則思取民之不易至於釋老之
宮足以損其華民庶之居足以去其僭為之防使嚴而不踰為
之法使威而不犯則臣無僭逼過其制中而自守也民無得而踰

其法和而自安也和順之理得不格哉其本可漸而致矣本既可致則和聲無所不興然而導和聲以一天下者故樂從而興也豈不可復哉仁道可以復者雖大道之世爲今齊異矣亦在乎薄租賦于邦稅均力役省賞罰設兵備無使吏至而關民禁異貨無使貴賤重而加賦異貨禁則民者足而美財賦斂薄則貴用足而家給斯亦興仁之漸也非所謂一惠一有之謂矣其道亦可因而致也故曰仁至乎施無節於分爲功也速矣礼至乎躰有制於分爲功也速矣君人者能謹而行諸則其得焉

雅樂論

賢良侯公

臣聞天下之事固有古以爲急而後世以爲迂者雅樂之謂也古之治天下者礼樂二事而已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古人爲治蓋未嘗去礼樂於其須也自秦至于五代歷年數千豈特斯須而已哉然未聞用樂以興治而漢唐之盛亦稱太平此其故何耶臣嘗追迹其事以爲漢唐撥亂之

後如後元中元正觀開元之際其民皆有礼樂第當時不能一新制作而形容之尔夫民乎居乎其私苟有可喜之事其容貌必悅其發言必和雖使順風大呼其呼愈疾其聲愈温潤而無陵暴之氣則是無故發其心有可喜之事然也今秦隋之君皆踐民而貴之於水火之上天生聖人為天下請贖民命去其水火而納之清爽之域無横徭以奪其農無横賦以傷其衣食滋盛子孫蕃息是皆可喜之事也于斯之時中国之民皆有恭順喜悅之心則其聲之和樂不待 言而著矣夫惟其心之恭順是制礼之本也夫惟其聲之和樂 是作樂之本也若因其本而成一代之制作顧不美哉惜乎賈誼有制作之心而文帝不能用太宗有制作之心而房魏不能賛于祐所謂天下不如意常十居七八豈謂是邪由此觀之漢唐之盛皆有礼樂之本第未能形容之尔此其所以治也臣伏覩自漢以來歷世皆有歌舞以昭功德大率增損其舊聲而易其辞意綴兆不雖漢之四

晞唐之九功七德皆未有大過人者也惟梁武讀鍾石之僻
然詔訪百寮而皆不知所以制作之法帝自立四器名之為通
以求十二律之聲而卒得之無差違至于郭周而王朴以秬黍
定尺作律準十三絃因其律之數而十之以為設柱之度此皆
卓偉之功也臣嘗嘉焉而又惜之蓋梁周之際政衰埸狹雖
有作樂之人而無作樂之時宜其僅也梁通周準其法皆可為
用第不知其累黍之有是非爾梁之通固亡矣不可得而見也
朴之準今也猶存於太常設其聲有高下則其失在尺不在準
因其法而更黍尺以制之可也或曰隋之鄭譯唐之祖孝孫皆
能旋宮之法此非卓偉之功乎臣曰譯孝孫固知樂矣然其法
無傳於後梁之通也周之準也其法皆可傳焉此所以為卓偉
之功也伏惟本朝自太祖受命急於制作嘗嘆雅樂聲高近於
哀思詔廷臣討論其理而和峴取太史銅臬創造新尺以黃鍾
之管校王朴之器其聲果下一律迨至道之初太宗以神明之

性壇絃於琴阮此誠祖宗留心於移風易俗之深也臣伏見仁
宗景祐初因李照言樂遂詔侍臣訪雅樂制度而又博求朝野
知樂之士凡治金磨石改制八音至景祐中而後成雖嘗展設
而卒不施用是豈築室于道謀之致乎昔杜夔令柴玉鑄鐘其
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謂夔聲濁任意更相訴白魏
武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之精而玉之妄乃罪玉焉夫
天下之難知者樂也而易見者亦樂也知之存乎性故為難見
之存乎器故為易儀各從其說而使之制十二鐘以考視焉既
不甘靡費而其人之精妄可坐見矣方今治安久矣雖漢唐未有
若今之盛也百年制作適當其會惟陛下益思所以寵綏薄賦
於天下使天下之民聲和氣和乃命賢臣制禮作樂以述成祖
宗之美志苟前日之樂是邪因而成之苟非邪宜不憚勞費而
一新乎制作也夫人之情貴因循而尚苟且盡因循則无過苟
且則無譏故雖通才遠識之人亦不敢毅然有意於制作之際

以是言之深武非人君則四過不立十二雅不成王朴非指君之任則律準亦不能以必立也可不聖哉

樂禁論　　賢良侯公

臣聞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趨數放濫之謂淫哀樂失節之謂過邪僻怨傷之謂凶惰廢不恭之謂慢臣愚以謂自漢而來凡樂聲无有不涉乎四者也今夫衢塗之閒一人鼓琴焉一人鼓箏焉上而觀者必脅肩側足乎鼓箏之地非惡乎琴之人也以琴音之淡而箏音之繁會也今之琴非古聲也其嘈然者豈已流而入於鄭矣而天下之人猶以爲淡況太古之樂乎夫淡然以粹者人之性也情感於物而汨其粹以淡是故衣而思夫帛之淡也則金玉錦綉然後適其身食而思夫梁肉之淡也則鹽梅菹醢然後適其口居而思夫宮室之淡也則峻宇彫墻然後適其心聽而思雅頌之淡也則鄭音衛曲然後適其耳是皆情感於物而至乎是也夫樂生於人聲者

也人生而有聲聲生而有淫正之殊雖羲軒堯舜之世其聲不
能無淫正也聖人觀之曰正聲將以養天下之和也淫聲將以
喪天下之和也淫聲雖若可樂而荒心溺志巫之喪天下之和
是天下之鴆毒不可用也正聲雖淡而蕭雍雅正足以養天下
之和是天下之良藥也當用之以治天下非常禍亂之病故伏
羲作立基神農作下謀黃帝作雲門少皞作九淵顓頊作五莖堯
章舜韶禹夏湯濩周之武今皆取天下之正聲而為之也皆所
以養天下之和而歸之仁義也聖人能於教民雖有淫聲民將
指為鴆毒而不敢近也昔紂為胡歌北鄙靡靡之音于斯之時
民已化而入於淫聲矣武王周公能於教民故商受旦誅而淫
聲久止天下之人皆知其為鴆毒而不願乎復聞也周衰宋衛
齊鄭溺音並作倡優侏儒獶雜子女孔子傷之曰放鄭聲鄭聲
淫疾之之甚也哉夾谷之會齊人優以戲魯諸侯之非李何元
文武之時周公之位而不得大施其所欲行自此鄭衛之聲摸

流於天下而不可遏矣前世之君亦有放黜鄭衛者或不能制
爲雅樂以導于民或徒禁於民而用於君是以雖欲放黜而不能
致其獎如漢哀帝性不好音詔罷樂府官是獨能放之而無所
以放之之具也唐中宗令凡教樂如周官禁淫聲過聲凶聲慢
聲而宮禁之間實用鄭衛是獨禁於民而已宜其皆天下之所
不從也夫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欲禁天下之鄭衛
非天子不能也然必先制雅樂以行於天下而後令之曰凡舊
樂皆罷不得復作作者有誅若冠昏喪祭祀宴會酬飲一用新樂
如此則淫聲可放而雅樂可興矣儻欲意於放鄭而不先爲之
制雅猶民冬衣絺綌則其不足以爲溫而使之勿衣其言是也
然吾無縕袍之賜以及之則民將復取絺綌而衣矣方今雅樂
雖未立於天下而淫聲新聲不可使盛縱於四方以流僻生民
之性近時新聲慶創而後日盛于民下戶皆能談之劇談往
往弃四民之業而入於伶人語[illegible]見賞勸輒得利此仁政之蠹

賊也夫伶人用之於朝宴是匹夫而褻戲人主也用之於將相是匹夫而褻戲大臣也用之於州郡是匹夫而褻戲諸侯也用之於民私是匹夫而褻戲生靈也四者皆孔子之所必誅也而學者不以爲非中人不以爲惑習之然尔且聞柱正則室正肘直則掌直欲新戲不作於民間莫如止教坊之制曲欲伶人歸緣於南畝莫如減都城之雜戲乃徐諭天下爲之禁命以示制樂之漸既不爲苦節而天下猶闕然日趨於仁義歸教化之深益也

禮樂之治　待制張公

先王之世礼樂達於天下何也蓋人主修身正心於一堂之上内无聲色畋游之嗜以取中和之心外无奇技異能之好以亂耳目之慮根於心者皆仁義道德發於言見於事者皆孝悌忠信礼樂之本立於聖人者已至矣然後從事於礼樂之文正其形名發其度數典之有司用之宗廟朝廷礼一行而天下無遠

意樂一作而天下無邪心恭遜孝悌行於匹夫匹婦之甚而著阜和樂至於昆蟲草木之細此无它也聖人以其禮樂之心而發之於禮樂之器精神心術爲禮樂和同而爲一故寓意於迹內修而教行示教於物物陳而教達故也後世則不然治心養性之本不發仁義道德之實不振一人之身內則爲聲色貨利之所誘以傷和伐性外則爲讒諂蠹佞之所惑以敗政亂生其心爲禮樂已判然二物矣覩是物曰此吾所以爲禮矣奏是音曰此吾所以爲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之所存非其誠故見於鍾鼓玉帛者人亦等口切奐而无所化此猶象龍不可以致雨畫餅不可以療飢非禮樂之罪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有禮樂之文而无其實故也然則禮樂達於天下必君先全禮樂而後可

制作之意　　待制張公

聖人作一事皆寓不盡之意世子入學非專爲世子也使國人知有父在則禮然有君在則禮然然則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

禮由世子入文吾有以處之也又如郊祀以尊上帝宗廟以尊
先君非止為天地宗廟也祭祀之間器用有別衣服有制蓋亦
默寓其尊卑上下之分故曰禮達而分定又曰禘之說治天
下如指諸掌又曰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掌乎
然則郊社宗廟之祭又聖人因禮以明分而治國之道實寓乎
此也又如蜡祭一事非專為蜡也其說曰年穀順成八蜡乃通
天因年穀之豐耗而鬼神有祭有不祭則為百官者有功罪必
加於賞罰也然而蜡祭者聖人寓賞善罰惡之意以示人臣
亦故曰制作者皆聖人所以寓其微意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
謂明誰曰不然又如所服衣裳亦有深意上曰衣下曰裳衣之
可以加於裳君之可以加於臣也裳之不可加於衣臣之不可
加於君也故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